

國學小叢書

孔門一貫哲學概論

蘭白我著



著者 蘭自我

編輯主幹 王雲五

國學叢書

孔門一貫哲學概論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
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
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
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
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
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
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
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
 因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
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
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
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
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鑒

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初版
 民國廿二年
 三印
 國難後第一版

(九六二)

國學
 小叢書
 孔門一貫哲學概論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柒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 者 蘭 自 我

主 編 者 王 雲 五

發 行 者 兼 印 刷 者 商 務 印 書 館

上海河南路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
上海及各埠

孔門一貫哲學概論

目次

序論·····	一
第一章 朱王之大學案·····	七
第二章 孔門論學·····	一五
第三章 孔學與中華國民性·····	二五
第四章 吾道一以貫之·····	四〇
第五章 子思作中庸專明一貫·····	四六
第六章 宋儒表章中庸及誤解·····	五八
第七章 中庸顯微·····	六九

第八章	中庸與大學	九二
-----	-------	----

第九章	中庸與禮運	一二六
-----	-------	-----

第十章	中庸與孟子	一三九
-----	-------	-----

第十一章	五十而知天命	一八九
------	--------	-----

第十二章	中說	二一六
------	----	-----

結論		二六一
----	--	-----

凡目都爲十二章，並首尾略論，計十四首。蓋草創於壬戌之秋，殺青於丙寅之夏，時將四稔，稿已五更。每念孔道博大精深，余生也晚，相距二千四百餘年，區區管窺，何常至聖？以是輒復中輟。然屢讀近人所著書說，往往於古代學術，迭有發明；而獨於道術之本原，則鮮有及者。況今世思想界之陵雜，以視戰國時楊墨，殆尤有甚。孟子不云乎：『予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！』竊感誦夫斯言，終不復爲藏拙計矣。文不求工，取以喻道。但祈得意，直可忘言。

民國十五年六月，自我謹志。

孔門一貫哲學概論

序論

歐風東漸。學校大興。於是新學舊學之爭。因時而起。排孔宗孔之論。在最近二十年內。蔚爲中國學界一大問題。甲是乙非。兩無成效。排之者徒習歐學皮毛。固屬卑無高論。卽宗之者仍襲儒先故調。甚且附入教宗。噫。羣瞽之捫象。安望得有真是非也。夫孔學流行於中國。已及二千四百餘年。聲教所被。若日本、朝鮮、琉球、越南、緬甸、暹羅諸邦。殆莫不深受影響者。近且西漸歐美。競力於東方學術之翻譯與宣傳矣。區域亦已廣。年歲亦已長。倘非學說精深。內蘊真理。實具有超絕時空之真價值者。顧安能若是之盛且久耶。

自我三歲學語。家慈口授以唐詩。五歲讀書。凡五經四子等。皆承先君子隨誦隨講。十一歲而始卒業。當時知識淺甚。惟道德要旨。濡染於中心。未敢自暴棄。若聖賢微言大義。愧未有以明焉。光緒甲

辰。東游日本。校課之暇。獨喜購閱哲學書籍。既歸國。任師範學校及大學教員。主講教育心理及文學哲學等科。迄於今十七八年矣。其始亦嘗領首於排孔之論。疑孔學不甚適於今之時勢。因泛濫於歐西哲學及科學家言。雖雜誌新聞片段言論。亦珍愛如拱璧。如是者有年。民國既成。政情多變。舊染未革。新業叢滋。哀此人心。陸沉無日。適因主辦本省教育會事。赴全國教育聯合會於津、京、滬、杭各地。友其士紳。覘其風俗。而知立國之必有其本。教育不以國民性爲基礎。謂之盲目教育。政治不以國民性爲基礎。謂之優伶政治。國民性者。古代哲學思想之結晶也。乃慨然有編纂中國哲學史之志。搜集材料。亦已數年。壬戌之夏。病居無那。三復南華。心有所會。乃取老、荀、論、孟、及周易、禮記諸書。往復紬繹。義多融貫。竊念排孔者流。言雖龐雜。概其論點。厥有二端。一則曰學無統系。一則曰論不適時。前者爲哲學問題。後者則社會問題也。夫社會進化。原本無常。時異古今。制難因襲。固也。然殊者其制。而不殊者其意。孔學之所以行世而歷年久遠者。卽其道愜合於一般之人心。依據於社會之公意。凡是人類。罔不率從。要貴因時損益。不悖道本。乃爲得之。若夫學術統系。孔所獨優。性探天命。道入人心。法在執中。行徵一貫。政以此正。教以此脩。『詩三百。一言以蔽之。曰思無邪。』其明證也。自我觀之。現在世所流

傳及俗所詆毀之孔學。殆猶指鹿爲馬。相率爲僞。而陷入於迷途。詆毀者固嫌吠聲。卽流傳者亦如畫虎。彼之所謂孔學。皆非真孔學。蓋沿襲於秦漢以來儒生之解說。早失却孔學之真面目矣。

然則孔學之真義如何耶。竊懷此疑。苦不得解。心煩意亂。乃盡置經子諸書於櫥篋。獨取李太白詩集誦之。周而復始。是年十月二十五日之夜。方朗吟太白日出行。感念人生。益無聊賴。精神默契。似接南華。縈想易辭。略無遮礙。忽若有悟。亟取中庸讀之。孔學微言。躍如在目。吾道一貫。夫豈我欺。迴視註疏家言。直猶關道於垣。而大索之於垣外也。聖哉孔子。亙古一人。實獲我心。心外無道。生民未有。言正非夸。孟子斯言。可謂知聖。語有之曰。『踏破鐵鞋無覓處。得來原不費工夫。』此時此樂。蓋不知足之蹈手之舞已。

我乃今而始知孔子之所以冠絕古今者。以其發明此至真至美至善之中道也。夫人世間倘終無所謂真美善之一境。斯已耳。如其有之。則此道固不能一日而絕於人世也。天不言而四時行。百物生。天之道也。百姓日用而不知。人之道也。此道也。孔子知之。顏子知之。子思孟子知之。老莊亦知之。以故其所爲書。無不昌言道者。是豈心無灼見。故弄玄虛文字以愚人者耶。必不然矣。我蓋企仰孔子偉

大之人格。而知其必非無道以致此也。雖然莊子有言曰：『使道而可以語人。則人莫不以與其子孫。』是知道也者。非若物之可以轉相授受然。今使執得道之聖人而問之曰：道爲何物。聖人雖了了於其心。亦必不能了了於其口。即使聖人果能了了於其口。又必不能令彼問者了了於其心。蓋意見之不同。言辭不能強合也。不同愈甚。非特不能強合。而且逆拒。故老子有云：『下士聞道大笑之。不足同。言辭不能強合也。』正謂此也。夫以孔門人才之盛。而與言終日。不違如愚。退而省其私。亦足以發者。殆只得一顏淵。道之不可以語人。亦概可知矣。此孔子所以曰：『予欲無言。』而有『二三子以我爲隱乎。』之問也。當其時七十高賢。親炙聖人。幸獲見知。乃除顏思二子之外。竟未有能全知孔子中道之真之美之善者。古籍所載。不過曰某傳詩書。某傳禮樂。某傳易春秋而已耳。夫孔子之制定六經。非徒自附於述作之林也。蓋欲藉有形之文字。傳其不言之道於什一也。徵諸子思所傳於孟子者。大略可觀矣。孟子既歿。繼起無人。中道之傳。不絕如縷。所幸者。六經未滅於秦火。而論語孟子尙存。孔孟偉大之人格。猶得寄托以傳耳。

子思子曰：『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可離。非道也。』孔孟之人格所以偉大者。何在乎。在得其不

可離之道而已矣。顏子曰：『舜，何人也？予，何人也？有爲者亦若是。』顏子蓋深知大舜之所以大者，不在其貴爲天子，富有四海也；在其允執厥中之道心而已矣。誠得其道，則吾人皆可以爲孔孟，皆可以爲舜顏。蓋孔、孟、舜、顏，皆人也，皆得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也。人而得人道，是之謂聖人，是之謂有偉大之人格。

孔孟而後，道無傳人。秦漢以來，雖經師輩興，奈上下相蒙，機非純潔，其卒也，知有經而不知有道。由是孔子遂變而爲著述家。魏晉及唐，文學大起，雖亦相沿尊孔，奈詩文取士，干祿成風，其卒也，知誦經文而不究經義。由是孔子又變而爲文學家。五代之亂，人道陵夷殆盡矣。宋興，濂、洛、關、閩諸子，乃始假途佛典，表章儒道，出孔子於經學文學之囿，功莫大焉。所可惜者，諱所從出之佛，並諱及與佛近似之老。據此偏見，遂將孔書中之義，近佛老者，多曲說而爲之解。由是講政治，則棄大同而居小康；言教學，則舍大本而就達道。夫以極廣大精微高明之中道，乃闕而不完，闇而不發。由宋以來，至於今，又殆將千年矣。此殘闕僞誤之儒教，竟長此僭竊孔道之正位，遺其根而齊其末，避其實而冒其名，卒致我中華民族近代思想界，有漢學宋學，而不見有真孔學，迂腐萎靡之風，深中於人心，而貽害於國，是或

者以之歸咎孔學。然而孔學本身。必不能任其咎也。語云。差之毫釐。謬以千里。豈非然哉。

第一章 朱王之大學案

我聞在昔。陽明王子。方年十八。便志聖人。其初讀大學。誤於朱註格物窮理之說。七日格一竹。勞思致疾。幾疑聖人非可學而致矣。迨其後謫居龍場。空山無人。侶虎豹。冒烟瘴。當其患難死生之際。乃得身心性命之安。復讀大學。深宵悟道。樂極且狂。其樂也。實因洞見大學全書本旨。殆不僅辨析程朱章句本之差謬已也。良知灼灼。認識本來。俯仰古今。如斯逝者。富貴功名。既皆幻影。朝徹見獨。能外死生。蓋其童年學聖之志。幾經造次顛沛。逮三十六歲。而始得入聖域也。象山陸子有云。『大學言明明德之序。先於致知。孟子言誠身之道。在於明善。今善之未明。知之未至。而循誦習傳。陰儲密積。廬身以從事。譬諸登山而陷谷。愈入而愈深。適越而北轅。愈驚而愈遠。』陽明致良知之學說。世咸稱師法象山。證以斯言。可謂詞志矣。愚謂陸王之學。均見得大學中『知本』二字。必『知本』者。乃能『知止』。脩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。而明明德亦卽脩身之本。君子克明明德。則誠中形外。如惡惡臭。如好好色。必慎獨。毋自欺。是謂『誠意』。是卽所以『脩身』。推而好民之所好。惡民之所惡。與民同之。是

卽所以『親民。』本非有二事也。知明明德則知本。所謂知之至也。古本大學略分六段。自『大學之道。』至『此謂知之至也。』爲第一段。揭出『知止』『知本』二端。洵爲全書之綱領。自『所謂誠其意者。』至『此謂知本。』爲第二段。緊承上段知本知止。而復說到知本。本末一貫。文義甚明。其下四段說脩齊治平四事章句本與古本同茲不贅述自程子疑爲錯簡。謂闕格致。朱子因師意。補格致章。遂顛倒原書。強分章句。大學之義。不明久矣。故陽明子云。

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。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。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。悉從其舊而已矣。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。非敢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。夫學貴得之心。求之於心而非也。雖其言之出於孔子。不敢以爲是也。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。求之於心而是也。雖言之出於尋常。不敢以爲非也。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。且舊本之傳。數千載矣。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。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。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。彼段之必在於此。與此之如何而缺。彼之如何而缺。而遂改正補緝之。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。』

案陽明此言。頗富於近代研究科學之精神。蓋理必求真。不肯屈於名人偶像之下。卽所謂科學

方法者是也。今考大學章句本。姑無論顛倒補緝有所未安。要其學說之主張。謂『格物』爲窮天下之物理。謂『致知』爲知無不盡。謂『大學始教』卽凡天下之物。莫不因其已知之理。而益窮之。以求至乎其極。揆諸『大學之道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至善。』之綱領。便不相合。且朱子所補。旣聲明爲竊取程子之意。而其爲大學章句序有云。

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。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。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。旣又爲之次其簡編。發其歸趣。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。聖經賢傳之指。粲然復明於世。雖以熹之不敏。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。顧其爲書猶頗放失。是以忘其固陋。采而緝之。間亦竊附己意。補其闕略。以俟後之君子。』

又章句本。右經一章之下有云。

『舊本頗有錯簡。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。別爲序次如左。』

由是觀之。表章大學。實始於程叔子。而次其簡編。發其歸趣。更定其錯簡。亦實始於程叔子。而朱子不過申明程意。采而緝之。間亦竊附己意。補其闕略已耳。旣非出自朱子本意。卽朱子亦非敢云程

說之必盡是也。又朱子文集卷七十二。尹和靖手筆辨有云。

『嘗見別本記。或問和靖。』據語錄。先生

案指伊川

自言中庸已成書。今其書安在。』和靖曰。『先

生自以爲不滿意而焚之矣。』此言恐得其真。』

朱子既以程子焚所註中庸爲眞。是程子不滿意其中庸說。亦未必遂滿意其大學說。概可知矣。豈惟程子。卽朱子又何不然。世傳朱子臨終。尙力求改正大學中庸章句。是朱子於其章句。亦未嘗自云遂滿意焉。蓋學無止境。若章句本者。直可謂爲朱子未成之書。或作而未竟之業耳。試觀朱子解明德云。『明德者。人之所得乎天。而虛靈不昧。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。』夫理既具於吾心。安得更索之事物。朱子固知之矣。倘如日卽天下之物。窮其理以求其盡。勢必用力多而成功少。是豈惟有背於大學知本知止之義。抑且一人之言。竟爾自相牴牾。其可乎哉。宜陽明之非之也。傳習錄有云。

『先生曰。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。天下之物如何格得。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。今如何去格。縱格得草木來。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。』

『先生曰。大學工夫卽是明明德。明明德只是個誠意。誠意工夫只是格物致知。若以誠意爲

主。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。則工夫始有着落。卽爲善去惡。無非是誠意的事。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。卽茫茫蕩蕩。都無着落處。』

案陽明謂以誠意爲主。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。則工夫始有着落。其解大學之義。確較程說爲優。此固不得爲門戶意氣之爭也。

雖然。自我竊有申言者。宋明以來。門戶黨伐之紛煩久矣。此大學一重公案。固尤其紛攘之中心點也。降逮末流。且棄置大學之是非而不顧。專從事於對人之攻擊。則是大學一書。竟爲黨禍之根株矣。愚謂朱王二子。皆近世中國學術界之大哲。亦皆思想界革命之偉人。其價值具存。固未敢輕爲軒輊。卽以大學而論。程朱之表章疏證。實開有宋道學之先河。藉非程朱。則其於社會流傳。安得如斯廣遠耶。雖解釋間有未當。然其註之明。且是者固已多矣。自我誦習大學章句有年。所得此書之知識。亦皆朱子有以詔我。帖然無所疑異。迨前此數年。始得陽明大學古本而讀之。斯時也。旣未見陽明之所以是。更未識朱子之所以非。蓋自我於大學。初無心得之可言。朱王是非在大學。又何與於我心乎。直至壬戌之秋。稍悟中道。乃復讀大學。然後朱王之是與非。有可觀矣。然後知此非朱王之是非。乃大學

之是非。又非僅爲大學之是非。直爲我心之是非矣。旣而思之。陽明所以辯者。不過謂大學本無脫誤。不應改正補緝。及其誤解格致等數事已耳。除此以外。則陽明所是。仍卽朱子所是。朱與王未嘗有異焉。假令朱王二子。生當同時。得目覩陽明古本之說。則朱子或竟改其章句本之主張。亦未可知。從古以來。凡真能學道者。殆必有服從真理之虛心。豈若彼附名學派者。徒爲門戶奴主之見。以自矜炫者乎。夫道術者。世界之公言。亦人心之公理。時間古今不能畫。空間國際不能分。譬猶珊瑚之島。彙無數之骨以成邱。江河之流。合無數之川以朝海。雖比擬殊類。而因化則同。旣非一家之說所得而私。又豈一二人力所能發揮盡致者耶。世有不深察夫大學之義。不反求諸吾心之理。乃徒逞意氣。或尊朱而斥王。或尊王而斥朱。甚或疑及自我。致牽入於若朱若王之麾下。抑將強置諸維新復古之黨中。自我所不敢任受也。

今有恆言曰。凡評論學說。必當察其時代之背景。知其所以產生此種思想之因。斯言良信。我國晉唐之際。印度思想。大批輸入。迄於有宋。其時思想界之變化。勢必發生二種矛盾之流。所謂迎拒兩勢力是已。宋代理學。其中含有佛化。世所知也。程朱解經。實繼承孟拒楊墨。韓排佛老之宗旨。世所忽